

「圓規」風暴日誌

「圓規」是今年第一個正式襲港的颱風，雖然屬第八級，尚幸破壞不大，未引致嚴重傷亡及財物損失。而且來去匆匆，香港人很快又恢復正常生活。其實過去幾年，香港算是幸運了，沒有太多風災。

天文台宣布上午十一時三刻轉掛八號風球，聖堂及學校有關工作人員亦相繼離去，全座建築物只剩下三個神父，總神父前一天已去了大陸。檢查所有窗戶是否關妥是首要工作，有窗戶出毛病是預期現象。你對三十年的「鹹水樓」已經沒有大期望，唯有希望「圓規」不要帶來橫風橫雨，因為大雨直下，天台的防水防漏工程還可以抵擋，但四周的牆壁就異常脆弱了，相信讀者明白我的意思……

今天廟師放假（與風暴無關），一早打算請兩位副本堂出外午膳，

聯絡感情。這是我的一貫信念，友誼不能在會議室培養，倒是靠那些不經意的非正式聚會，飯桌是我們東方人的首選。八號風球已掛，此外有某程度上的危險，大家決定留下。唐神父是旅居意大利的日本人。他喜歡下廚煮食，這回由他負責。冰箱有急凍的意大利薄餅，只須二十分鐘便解決了午餐。坦白說，這些現代快餐產品跟意大利小鎮用柴火烤的薄餅真有天淵之別；吃前者是為了生存，嚼後者是享受人生！

滿以為打風留在家中來得清靜，可以看看影碟，聽聽音樂，享受一下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的熱鬧氣氛，怎知這個風風雨雨的日子，主要節目竟然是講電話！好像朋友說的：「平日找你那麼難，今天的風暴才能把你留在家中！」聽落實在有理。有些來電是很久很久沒有見面的朋友，談起來感到份外親切……在沒有海底隧道和無線電話的年頭，刮起風來分分鐘會跟家人失去聯絡。好男人趕不到尾班車船，有家歸不得而心焦如焚；花心男人則沾沾自喜，乘機作怪……今天？

是另一個現實，有誰可以逃出電話網絡的魔掌？

是燒晚飯時候了，天文台沒有叫人驚喜的消息，這回就由本堂神父下廚吧！打開廚櫃，有蝦子麵餅，微煙油沙丁魚，油浸加拿大蜂，冰箱又有新鮮蕃茄，不用半小時，我們三人又在餐桌相聚，把酒談心。一瓶零二年的智利中谷紅酒簡直錦上添花！飯後甜品是應時的「龍眼」果子，這種甜味不是糕餅糖水可以比擬的。

一個堂區的牧職團可以由四位神父、一位終身執事、一位牧職修女組成，實在是天大的福氣。除了牧民工作得以盡情發揮，最重要的是有實實際際的團體生活。彼此間有分享，有支持。「圓規」風暴襲港一再給我們肯定了這點。

思想困局

近日有個問題困擾著我，事緣「普選」事件和「世貿」風波勾劃出一個很基本的思想矛盾：就是天主教徒怎樣在政治領域上悉力爭取民主，但回到教會生活又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「神治」，或更好說「人治」的格局而不患上精神分裂症？驟聽之下，很有「語不驚人」的嫌疑。事實上，教會的確有病，許多人，特別是領導人未必覺察或者有勇氣去正視。

八十年代在加州柏克萊念神學，我的學位論文題材是研究教會甄選地方主教的歷史演變。有個叫人興奮的發現：原來初期教會選主教是非常民主的，近乎一人一票。某教父留下名句：「人民的聲音就是天主的聲音」（*Vox Populi, Vox Dei*）。只是後來社會結構改變，上述民選形式漸漸式微，「君權神授」慢慢大行其道，支配了世界多個世